

后宫·愿得一心人

飞花一著

中国历史上最痴情的皇帝
明宪宗朱见深与万贞儿的旷古传奇

册封年长十七岁的女人为妃
为平复她的委屈，废皇后，诛九族
纵容她在后宫残杀子嗣



后宫·愿得一心人

飞花一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飞花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后宫:愿得一心人/飞花著.--沈阳:万卷出版公司,2012.10

ISBN 978-7-5470-1888-0

I. ①后… II. ①飞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7143号

出版发行: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110003)

印刷者: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164mm×228mm

字数:100千字

印张:17.5

出版时间:2012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吕威

特约编辑:袁舒舒

封面绘图:钱妤

封面设计:朱君君

ISBN 978-7-5470-1888-0

定价:29.00元

联系电话: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真: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【序】



2001年夏天，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里，周围多是亚裔学生，也有擦身而过欧裔人轮廓分明的脸。

旧金山的夏日，总是比别处寒冷许多。许久以来，我一直回忆那个夏日，即便是后来再至旧金山，仍然觉得那是一生中度过的最寒冷的夏天。

我随手拿起一本书，是关于明史的小册子。目光深入浅出，于文字间游移，身边的尘世恍若逝去，渐至那个远去的世代。

我喜欢那些书页间的女子，每个皆有如此不平凡之处。曾几何时，我想写尽历史尘烟中女子的故事。只因有一个单纯的信念，她们曾经的生命，不应如此埋没于典籍间。

《成化年间的爱情故事》成文于离开旧金山以后。那个城市至今仍



是我最喜爱的城市，并非之一。也许人们会觉得奇怪，旧金山与万贞儿、成化皇帝之间分明风马牛不相及。然而，在我的眼中，两者却是如此的统一。

唐人街镇日坐在街口发呆的老者，既不会英文亦不会中文，会的只是广东话。商店里的店员在报出货品价格时，亦是说广东话的。不远处即是旧金山DOWNTOWN现代化的楼房林立，垂首之间，一切皆如云烟般幻灭。

因之，情怀陈旧如同五百多年前女子的裙裾，感伤古今皆同，不因人世而易。

这篇文在网上受到追捧之时，我却是身在万里之外。浮华不见，或者更切合作者的本意。

终究，这是一篇追忆的文字，追忆着逝去的古人，也追忆着过往的时光。

目录

Chapter 1 成化年间的爱情故事 · 001

“为何？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会有那么狠毒的心胸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如果我不这样做，你便不会是我的。”

Chapter 2 龙女 · 061

“那迦，你是不能离开海底的，在你出生的时候，风后预言过，第一个见到你的人会杀了你。”

“可是我已经见到那个人了啊，她已经死了。”

Chapter 3 明玉珍 · 孔雀胆 · 153

“你为什么叫孔雀胆？那是一种毒药，食者立死，全无可救。”

“因为在男人看来，我就是毒药，食者立死，全无可救。”

Chapter 4 甄宓 · 193

“安儿，你怎么做这样的事，说什么子安他也是你的哥哥啊，你怎么可以和他……”

“嫂嫂，对不起，我不能相信你。”

Chapter 5 桃花仙 · 219

“双成，你还不愿醒悟吗？难道这尘缘便如此难断？”

“若断去尘缘，我便不再是董双成了。”

• Chapter 1

• 成化年间的爱情故事

【“为何？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会有那么狠毒的心胸？”
“不为什么，如果我不这样做，你便不会是我的。”】

Chapter 1

專治對主如圖 2.1.1

[圖 2.1.1 專治對主如圖 2.1.1]



一、记住我的名字

朱见深出生的那一年，万贞儿已经十九岁了。

时光对于女人总是特别地不留情。男人到了十九岁正是英姿风发，准备做一番大事业的时候，但女人却刚好相反。十九岁的女人，仿佛是秋风中的一朵菊花，虽然美丽，却已经预示着迟暮的来临。

自从四岁入宫以来，已经十五年过去了，皇上也换了一个了，但万贞儿却仍然是一个普通的宫女。

看着许多姐妹，有的出宫嫁了人，有的被皇上看中选作了妃子，有些被送进了道观佛堂，有些年老了，头发白了，却仍然还是宫女。自己呢？如今已经十九岁了，却仍然得不到恩宠，难道也要像那些白发宫女一样，终老于禁宫之中？

这紫禁城可也真是大啊！总是走不完，但每天都在这城里走，走来走去，永远是红墙黄瓦的宫殿，次次第第，错错落落，看来看去，都是一样的。

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城去看一看，也不知道城外是什么样的光



景。

万贞儿抬头看着天空，天空上片片白云，悠闲自在地飘着。她又不由得感伤，难道这一生就这样了吗？

这时候，她与许多宫女站在周贵妃的清宁宫外，等着那孩子的降临。

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太子。皇上至今还没有子嗣，这孩子是全国上下满朝文武的共同期望。

周贵妃怀孕以后，就有异人来朝，告诉大家，这胎儿必定是一个太子，而且文成武德，将来会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。自那天起，所有的人就都在等待着这个孩子的降生，连钱皇后也不例外。

有的时候真不明白钱皇后，明明是一国之后，却事事都让周贵妃占了先机。除了面子上好看以外，谁都知道，这禁宫之内，周贵妃才是真正的得势者。

然而钱皇后却有容人之量，什么事都不在乎，每日礼佛念经，布施斋僧，功德倒是做得无量，却仍然不能生子。

也许这就是命吧！

谁都知道孙太后也一样不能生子，却可以阴取宫人之子做自己的儿子，那孩子就是现在的皇上。皇上连生母到底是谁都不知道，一直尊孙太后为自己的母亲，为什么钱皇后不这样做呢？

万贞儿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。想到这里，她忍不住想笑，这帝王家的事和自己有什么相干，要去操这分闲心？

这时，稳婆忽然跑出殿外，大声说：“生了，是位太子！”

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，是太子就好！



立刻有内监把消息报到皇上那里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孙太后的銮驾便急急忙忙地来了，而稳婆也把太子抱了出来。

外面站着的宫女内侍都伸着头张望，却觉得仿佛缺了点什么，一个宫女奇怪地说：“太子怎么不哭呢？”

大家忽然领悟，原来是少了太子的哭声。

孙太后亲自接过太子，仔细端详，显然是十分满意。她用手拍了拍太子的屁股，但太子却仍然不哭。

太后有些不放心的，她问稳婆：“太子为什么不哭？”

助产婆接过太子，万贞儿看见她偷偷地在太子的胳膊上拧了一把，太子却仍然不哭。她想，这孩子真奇怪，听说小孩子生下来都是大哭不止，这孩子为什么不哭？

稳婆头上冒出了冷汗，她说：“启禀太后，太子天生神异，降生后不哭泣，大概是上天的指示吧！”

孙太后皱眉不语，她显然不放心，她说：“谁能让太子哭，赏十两金。”

宫女太监面面相觑，有一个胆大的接过太子，却不敢做什么，看着太子发了会儿呆又摇了摇头，换到了另一个人的手里。

于是太子便开始在宫女内侍的手中传开，却没有人真敢动太子，如果弄伤了太子，这罪过可不小。

等到了万贞儿，她接了过来。孩子才刚出生，脸色是粉红的，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有些贼兮兮地盯着她，不哭也不笑，脸上的表情看起来



严肃异常。这样的神情在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脸上出现，真是一件好笑的事情。

万贞儿忍不住想笑，她俯下身子，用牙齿轻轻地咬了襁褓中孩子的耳朵一下。

抬起头的时候，这孩子忽然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所有人都松了口气，“笑了，太子笑了。”

孙太后接过太子，说也奇怪，孩子一离开万贞儿的怀里，立刻放声大哭，哭声洪亮，几重宫殿外都能听到他的哭声。

孙太后也笑了，“这孩子，哭声可真惊人啊！”

然后她抬起头来看了万贞儿一眼，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万贞儿连忙跪下行礼，“奴婢万贞儿。”

孙太后点了点头，“以后，你就服侍太子吧！”

从那一天起，万贞儿就搬到了东宫，开始了她另一段生命。

太子朱见深似乎与万贞儿特别投缘，无论是谁抱他，他总是痛哭不止，只有在万贞儿的怀里，他才会破涕为笑。

万贞儿就不得不成天地抱着这孩子，他睡觉了，她才可能有休息的机会。

那样的日子也真是辛苦，她是一个从未生养过的人，对于带孩子根本毫无经验，而且所带的孩子又偏偏是太子，每天都得打点出十二万分的精神，陪着许多小心，生怕有什么差池。

有的时候抱着孩子在花园里走走，也会怕风大吹着了太子。



太子却很喜欢让她抱着走，在太阳底下走，太子就会嘻嘻哈哈地乐，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一直盯着万贞儿看。万贞儿也便忍不住欢喜，这孩子可真讨人喜欢。

为了保卫太子的安全，东宫外总是有许多锦衣卫在来回巡视，抬起头就会看见宫墙上错落的身影。

那些护卫并不着铠甲，却身着锦衣，腰悬长刀，太阳光下，刀鞘上的亮银发着耀眼的光芒。

万贞儿总是眯着眼睛去看那些侍卫，侍卫也会看她一眼，窃窃私语。

她便微微一笑，她知道这是不合礼仪的，但是，她却想，也许这是离开这深宫的一种方法。

她知道皇上有时会把宫女赐给侍卫或官员，而接受赏赐的官员也会因为这女子是来自内宫而特别优待她，这也是很好的归途。

她抱着太子在阳光下走，太阳光反射着她莹白的皮肤，有一双眼睛便一直注视着她。她知道那眼睛的主人是谁，那个青年男子似乎官衔比较高，他总是肆无忌惮地凝视着她的身影，完全不知道避讳。

从眼角扫到那个男子长刀的黄金吞口，万贞儿注意到他的腰带上挂着一枚虎形的玉饰。

那男子远远地站在宫门旁，身影长长地投射在地面。

万贞儿似有意似无意地从那身影上踏过，目光一转间瞥见那男子似笑非笑的神情。她便不由脸一红，知道自己的动作太过轻佻。

这时怀中的孩子忽然放声大哭。她吃了一惊，这孩子在她的怀中还是第一次这样哭泣，她连忙轻声哄着太子，来回踱着步，但太子却仍然啼哭



不止。

她有些惶急，也许是饿了，便抱着太子向宫内走去。临转身时，看见那青年男子关切的目光，她又脸红了，她想，这人是谁呢？

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冬天来的时候，太子也长到半岁了。

十月份就下了第一场雪，整个皇城都在一片银装素裹中。

东宫的院落里种的杨树落了叶，枝头顶着雪，偶尔有一两只寒鸦停在枝上，呱呱地叫几声。

万贞儿很喜欢雪后的院落，这样冷的天气，太子不能再抱到院里来了，她有时一个人溜出屋外，冷风吹着肌肤，冰冰的，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清冷的感觉。

这院落就变得越发凄清起来，皇城也仿佛凄清了起来，人们活动的范围都开始局限在屋子里。

那锦衣卫仍然每天站在宫门外，身上积了雪也一动不动。但炽热的目光却一直追随着万贞儿，使她不由得有些不安。

隔着窗子，看着他那么高大健壮的身影，万贞儿却又觉得喜欢，这样的男人和宫里的太监也太不相同了。

宫里的太监和宫女有时也会成双作对，假凤虚凰，太后皇后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毕竟那些太监和宫女的生活也太寂寞了，少了许多正常人的情感。只是，万贞儿却总是不喜欢那些太监，每当她一想起太监们尖细的嗓音，扭捏的动作，潮湿的手，她就会觉得恶心。她不明白为何有些宫女却乐此不疲，也许真的是生活太寂寞了吧！



看着宫门口的那个锦衣卫，万贞儿就忍不住想，如果哪一天真的出宫了，能嫁这样的人，也很幸福，也许比当上贵妃还幸福呢！

这样想着，她就不由得露出微笑。

这时，一个人忽然拍了一下她的肩膀，“贞儿，你在看什么？”

她回过头，原来是迎春宫的姐妹李香儿。

她脸有些红，说：“我看那树上的乌鸦。”

李香儿向外面张望了一下，笑着问：“哪里有什么乌鸦？”

万贞儿掩着口吃吃地笑道：“你一来，乌鸦就飞了。”

李香儿不依道：“好啊！你这样说我。”便上来捏她的脸，两个人笑作一团。

李香儿忽然说：“贞儿，说实话，你到底在看什么呢？”

万贞儿脸红了，她说：“没看什么。”

李香儿便说：“我猜啊，你是在看他！”伸手指着宫门口站着的侍卫。

万贞儿立刻惊慌失措，她连忙说：“香儿，不要胡说啊！”

李香儿笑了笑，“别怕，我不会和别人说的。不过，你可要告诉我实话，你到底是不是在看他。”

万贞儿低下头，“关你什么事啊？”

李香儿笑道：“当然关我的事，因为他是我表哥啊！”

万贞儿吃惊地抬起头，“是你表哥？”

“对了，你忘记了，我和你说过我表哥是锦衣卫，就是他了。”

万贞儿向外张望着，说：“你表哥怎么和你一点也不像啊？”



李香儿笑嘻嘻地说：“是啊，我花容月貌，他哪点像我。”

万贞儿瞥了她一眼，掩嘴偷偷地笑，不置可否。

李香儿俯身到万贞儿耳边说：“你是不是喜欢他？”

万贞儿一惊，啐了她一口，“你再胡说，看我不打你。”

李香儿咬着唇吃吃地笑，“你别怕，我表哥老是站在东宫外面，总看见你，他说啊，你一定是喜欢他，所以让我来问问你看。”

万贞儿哼了一声，“谁喜欢他，自作多情。”

“那么你就是不喜欢他了？”

万贞儿白了她一眼，没有回答。

李香儿故意叹了口气，“看来是我表哥自作多情，他本来说想请王公公帮忙，把你许配给他呢！原来你不喜欢他啊。我告诉他去，让他找别人吧！”说罢站起身来就要走。

万贞儿连忙拉住李香儿，“谁说我不喜欢他了。”这话一说出口，又不由得脸红。

李香儿掩着嘴笑，“你自己说的。”

万贞儿有些急了，她说：“你这坏东西，就知道来消遣人。”

李香儿笑嘻嘻地说：“那么你到底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呢？”

万贞儿垂下头，面红过耳，想说是又不好意思，想说不是又不情愿，只好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李香儿说：“早说了，害我费了半天工夫。”便从怀里拿出一个虎形的玉饰，塞到万贞儿手里，“这是我表哥给你的，你可要小心收着，别让人看见。”